

A
piece of the
world

小小的 世界

· 克兰 (Christina Baker Kline) —— 著
刘勇军 —— 译

A

piece of the

world

小小的 世界

[英] 克里斯蒂娜·贝克·克兰 (Christina Baker Kline) ——著

刘勇军——译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小的世界 / (英) 克里斯蒂娜·贝克·克兰 (Christina Baker Kline) 著; 刘勇军译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9.2

书名原文: A piece of the world

ISBN 978-7-5404-8875-8

I . ①小… II . ①克… ②刘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 . ①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39165 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18-2018-110

A PIECE OF THE WORLD by Christina Baker Kline

Copyright © 2017 by Christina Baker Kline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illiam Morrow, an imprint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.

上架建议: 畅销·外国文学

XIAOXIAO DE SHIJIE

小小的世界

著 者: [英] 克里斯蒂娜·贝克·克兰 (Christina Baker Kline)

译 者: 刘勇军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蔡明菲 邢越超

策划编辑: 马冬冬 文雅茜

特约编辑: 朱冰芝

版权支持: 张雪珂

营销支持: 文刀刀 张锦涵 傅婷婷

版式设计: 李 洁

封面设计: 利 锐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刷: 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

销: 新华书店

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数: 199 千字

张: 9

次: 2019 年 2 月第 1 版

次: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号: ISBN 978-7-5404-8875-8

价: 45.00 元

封面图片来源: Stocksy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后来，他告诉我，他害怕给我看那幅画。他觉得我肯定不喜欢他给我画的肖像画。画中的我拖着身躯穿过田野，手下是泥土，双腿抽动着。长满了麦草和梯牧草的田野犹如干旱的月球表面。远景中破败的祖屋隐隐呈现，犹如一个不甘被隐藏的秘密。远处的窗户并不透明，看起来模模糊糊。看不见的车在尖草丛上留下了车辙，一直延伸向虚无。天空的颜色犹如洗碗水。

人们都觉得这是一幅肖像画，但它不是。不完全是。他甚至都不在田野里；他是在祖屋的一个房间里想象出了整幅画面，他的角度完全不同。他没有画岩石、树木和户外棚屋。畜棚的比例并不符合实际。而且，我不是那个弱不禁风的少女，我只是个人到中年的老处女。其实那也不是我的身体，就连头也不是我的。

他确实画对了一点：山上的那栋房子始终是我的家，只是那里有时如同避难所，有时却像极了监狱。终其一生，我

既对那里充满了向往，也想要从那里逃离。它控制着我，让我麻痹。（多年以来，我明白了一点，使人丧失活动能力的方法有很多种，麻痹的形式多种多样）我的祖先从塞勒姆逃到了缅因州，但和任何试图逃离过往的人一样，他们都把往事带在了身边。一些无可改变的东西早已自行在你出生的地方生根发芽。你不可能逃离家族历史的纽带，不管你走得多远都无济于事。一栋房屋的骨架可以将以往一切的精髓融入它的骨骼之中。

你是谁，克里斯蒂娜·奥尔森？有一次，他这么问我。

没人问过我这个问题。我不得不思考一番。

如果你真想了解我，我说，我们必须从女巫讲起。然后是那几个淹死的男孩子。来自远方的贝壳，摆满了整整一个房间。有个瑞典水手被困在了冰上。我还需要给你讲讲一个带着一脸假笑的哈佛学生，波士顿的医生虽然聪明却束手无策，干草堆上的平底小船和沉入海底的轮椅。

最后——尽管我们当时还不知道——我们会讲到这个地方，讲到画内与画外的这个世界。

目 录

序言 / 001

门口的陌生人 / 001

我写给世界的信 / 039

等待被发掘的宝藏 / 079

贝雕 / 113

我的承诺 / 167

刺鱼 / 211

克里斯蒂娜的世界 / 243

作者注 / 265

感谢 / 273

C
o
n
t
e
n
t
s

门口的陌生人

小小的世界

1939年 ///

7月一个明媚的午后，我在厨房里补被子，旁边的桌上放着小块方布、针垫和剪刀。这时候，我听到了汽车引擎的轰鸣声。

我望向窗外的海湾，就在一百码开外，一辆旅行车驶进了田野。引擎熄灭，乘客门打开，贝琪·詹姆斯下了车，她一边笑一边大声说着什么。自从去年夏天以来，我还没见过她。她穿着白色吊带衫和牛仔短裤，脖子上系着一条红色印花大手帕。我看着她向房子走过来，惊诧于她竟然变化这么大。她从前那张可爱的圆脸不仅瘦了，也变长了。她那头栗色头发又长又密，垂在肩膀上。她那对深色的眼睛闪闪发光。她涂着大红色的唇膏。我想到了九岁时的她，那时候她第一次来这里，在门前露台上，她坐在我后面，用小小的手指灵巧地为我编辫子。如今她已经十七岁，突然就出落成了女人。

“嘿，克里斯蒂娜。”她站在纱门边说，有些上气不接下气，“好久不见！”

“进来吧。”我坐在椅子上说，“我不起来了，你不介意吧。”

“当然不。”她走进来，屋里立马充满了玫瑰香气。（贝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喷香水的？）她昂首走到我的椅子边，搂住我的肩膀。“我

们几天前就到了。能回来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”

“看得出来你很高兴。”

她笑了，脸颊上露出两抹红晕：“你和艾尔怎么样？”

“啊，很好。还是老样子。”

“还是老样子就好，对吗？”

我笑了。当然，老样子就好。

“你干什么呢？”

“干点零活。缝一床婴儿被。罗拉又怀孕了。”

“你这个姑妈真慷慨啊。”她伸手拿起一块方形被面，那是块印花棉布，底色是棕色，上面印着粉花和绿叶，“我认得这块布。”

“我拆了我的一条旧裙子。”

“我记得那条裙子。小小的白扣子，宽下摆伞裙，对吧？”

我想起母亲带了巴特里克裁剪图册、彩虹色的扣子和花布回家。我想起沃尔顿第一次看到我穿那条裙子时的情形。他说：“你真是美得惊艳呀。”

“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”

“真不错，旧裙子焕发了新生机。”她轻轻地把方被面放回桌上，翻看其他的布：白色平纹细布、深蓝色棉布、带着淡淡墨水痕迹的条纹布，“这些布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，你是在做传家宝呀。”

“我不知道什么传家宝不传家宝的。”我说，“就是一些碎布头而已。”

“对一个人来说是没用的东西……”她哈哈笑了起来，瞥向窗外，“瞧我这记性！我就是来讨水的。你不介意吧。”

“你坐吧，我给你倒杯水。”

“不是我喝。”她指指田野里的旅行车，“我朋友想画祖屋，不过他需要点水才能画。”

我眯眼瞧着那辆车。一个男孩坐在车顶上望着天空。他一只手拿着一个很大的白色速写簿，另一只手里的东西像是一支铅笔。

“他是 N.C. 怀斯的儿子。”贝琪低声说道，好像有人会听见似的。

“谁？”

“N.C. 怀斯。著名插图画家。就是画《金银岛》的那个。”

啊，《金银岛》。“艾尔很喜欢那本书。估摸我们现在还留着呢。”

“我觉得美国的男孩子人手一本吧。他儿子也是个画家。我今天才认识他。”

“你今天才认识他，就和他坐车到处走了？”

“是呀，他……我不知道。他看起来挺可靠的。”

“你父母不介意？”

“他们不知道。”她腼腆地笑了，“他今天早晨去我家找我爸，但我爸妈都坐船出海了。我开的门。后来，我们就来这里了。”

“这种事情倒是常见。”我说道，“他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
“宾夕法尼亚州。他们家在克莱德港有避暑别墅。”

“你好像很了解他呀。”我挑起一边眉毛说。

她也挑起一边眉毛：“我打算了解更多。”

贝琪拿着一杯水走回旅行车。看她走路的样子，肩膀挺直，下巴向前探，我就知道，她知道他在看着她。而且，她喜欢他看着她。她把水杯交给男孩，爬到车顶，和他坐在一起。

“谁呀？”我弟弟艾尔站在后门，用一块抹布擦着手。我向来都不清楚他是什么时候过来的，他走路就跟狐狸一样轻。

“是贝琪。还有个男孩。她说他要画我们的房子。”

“他为什么画我们的房子？”

我耸耸肩：“人一向都是奇怪的。”

“确实如此。”艾尔坐在摇椅上，掏出烟斗和烟叶。他把烟叶装好，把烟斗点燃，我们两个都看着窗外的贝琪和男孩，还假装我们没有在看人家。

过了一会儿，男孩爬下来，把速写簿放在引擎盖上。他把手伸向贝琪，后者滑到了他怀里。即便距离这么远，我也能感觉到他们之间洋溢着热烈的情感。他们站在那里聊了一会儿，然后，贝琪拉住他的手，拉着他……老天，她竟然拉着他向祖屋走了过来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慌了神：地板上积满了灰尘，我的裙子上污渍斑斑，我的头发蓬乱邈邈。艾尔的那件连体服上溅满了泥点。我已经很久都没担心过自己在陌生人眼中的样子了。然而，在他们向祖屋走来的时候，看到男孩注视贝琪的目光，我才意识到我无须担心。他的眼里只有她一个人。

此时，他站在纱门边，踩着门槛。他身材瘦长，填满了整个门口，他的脸上带着笑容，像是拥有无穷的活力。“这栋房子太奇特了。”他一边喃喃说着，一边打开纱门，伸长脖子打量房间，“这里的光线棒极了。”

“克里斯蒂娜、艾尔瓦诺，这位是安德鲁。”贝琪说，在他后面走了进来。

他点头致意：“但愿你们不介意我不请自来。贝琪说不要紧。”

“不必拘礼。”我弟弟说，“我叫艾尔。”

“正合我意。请叫我安迪吧。”

“我是克里斯蒂娜。”我说。

“我叫她克里斯蒂，不过别人都不这么叫。”艾尔又说。

“那我也叫你克里斯蒂娜吧。”安迪注视着我说。从他的目光中，我没有看出任何评价，只有对人的好奇。然而，在他的灼灼目光下，我还是脸红了。

我扭头看着艾尔，立即说：“还记得《金银岛》那本书吗？贝琪说，里面的插图就是他父亲画的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艾尔面露喜色，“那些插图真是叫人难忘啊。那本书我都看了十几遍了，现在想想，那可能是我真正看完的唯一一本书了。我以前还想当个海盗呢。”

安迪咧开嘴笑了。他的牙齿又大又白，就跟电影明星的牙齿一样：“我也是。事实上，我现在还这么想呢。”

贝琪一直拿着那个很大的速写簿。她带着类似初为人母的骄傲，把画拿过来给我看：“克里斯蒂娜，来看看安迪用这么点时间都画了什么吧。”

画纸依然潮湿。安迪用粗线条勾勒出了祖屋，看起来就像个面朝大海、带有两面山墙的白盒子。田野是黄绿色的，到处都有粗糙刀片一样的野草直立着。冷杉接近黑色，紫色的线条勾出了群山，还有湿润的云。这幅水彩画虽然是在仓促间完成的，却用技巧表现出了风的痕迹，显然这个男孩是个行家。窗户只是隐约可见，你却有种特别的

感觉：你能看到窗户里面。祖屋似乎扎根在地上。

“这就是一幅草图。”安迪走到我身边说，“我还要继续完善。”

“看起来倒像个宜人的住所。”我说。画中的房子看起来舒适惬意，就好像我和艾尔住的那栋房子的童话版，房子唯一衰败的迹象便是青棕色的污迹。

安迪笑了起来。“这事是你说了算啊。”他一边用两根手指抚摩画纸，一边说，“线条多么鲜明。这个地方有种不一样的感觉……你在这里住很久了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那我的感觉没错。这里是个有故事的地方。我敢说光是画这里，我就能画上一百年，而且绝对不会厌烦。”

“啊，你迟早会烦的。”

我们都笑了起来。

安迪一拍手掌：“嘿，你们知道吗？今天是我生日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贝琪问，“你都没告诉我。”

他一把搂住她，将她拉到怀里：“我没有吗？我感觉你已经了解我的一切。”

“还没有。”她说。

“你多大了？”我问他。

“二十二。”

“二十二！贝琪才十七岁。”

“人家虽然只有十七岁，但已经是个大姑娘了。”贝琪脱口而出，双颊立刻浮现出两抹红晕。安迪似乎被逗乐了。“我不在乎年龄。更

不在乎你是不是成熟。”

“那你要怎么庆祝？”我问。

他扬起一边眉毛看着贝琪：“就在这里庆祝好了。”

几个星期后，贝琪才再次露面。她冲进厨房，轻快地走了过来。“克里斯蒂娜，我们订婚了。”她紧紧抓着我的手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。

“订婚？！”

她点点头：“你能相信吗？”

你还这么年轻，我本想说，这也太快了，你们都还不了解彼此……

然后，我想到了我自己的生活。那么多年的时光，那么久的等待，都白费了。我曾见过他们在一起的情形。他们之间碰撞着火花。我感觉你已经了解我的一切。“我当然相信了。”我说。

十个月后，一张明信片飘然而至。贝琪和安迪结婚了。在他们返回缅因州避暑之际，我送了贝琪一份结婚礼物：我亲手做的两个枕头套。我还在上面绣了花。我一共花了四天时间，才制作出了雏菊图案的法式花心结，还在扣眼处绣了小小的树叶。我的手都是僵硬的，指关节凸出，再也不像从前那么灵活了。

贝琪仔细看着刺绣图案，把枕头套捧在胸前：“我一定会好好保存的。真是太完美了。”

我对她微微一笑。枕头套并不完美。上面的线高低不平，花瓣长而尖，也太大了；棉布上还留有扯断的线。

贝琪一直都这么善良。

她给我看他们在纽约州北部举办婚礼的照片：安迪穿着礼服，贝琪身着白色婚纱，头发上别着梔子花，他们两个都快乐地笑着。她告诉我，他们出去度了五天蜜月，回来后，她以为他们会开车去加拿大参加一个好朋友的婚礼，但安迪说他要继续工作。“他在我们结婚前就和我说过会这样。”她说，“但我一直都不信。”

“那你自己去吗？”

她摇摇头：“我和他待在一起。我领了结婚证书，就要遵守承诺。工作就是一切。”

透过厨房的窗户，我看到安迪吃力地穿过田野，向祖屋走来，他蹒跚着迈出一条腿，再拖动另一条腿，步伐有些摇晃。说来也怪，我以前竟没注意到这一点。现在，他站在门口，穿着溅满颜料的靴子，白色棉布衬衫袖子向上卷到手肘，胳膊下面夹着速写簿。他敲了两下门，敲门声十分沉稳。然后，他拉开纱门：“贝琪还有些事要办。我不能在这里待会儿。”

我尽量表现得若无其事，但我的心在突突狂跳。我想不起上次我单独和除艾尔以外的男人相处是什么时候：“随你高兴。”

他走了进来。

他比我记忆中还要高大英俊，留着沙棕色的头发，一对蓝色的眼眸十分锐利。看他扬头和倒换双脚的样子，和马儿很像，仿佛可以触动人的心弦。

在贝壳屋，他抚摩着壁炉架，将尘土拂掉。他拿起母亲那把布满

裂纹的白色茶壶，在手里翻转着看。他把外婆的珍珠鹦鹉螺捧在手里，翻开她那本黑色旧《圣经》的薄纸页。从我可怜的舅舅艾尔瓦诺淹死之后，已经几十年都没人打开过他的水手储物箱了。安迪掀开盖子，箱子发出了吱吱的响声。他拿起一张镶在贝壳相框里的林肯照片，仔细看了看，把它放下。“在这栋房子里，可以感觉到过往。”他说，“这里有数代人的积淀。看到这里，我就想起了《七角屋》。那本书里有句话是这样说的，太多人类的丰富经历在那里传递，每一块木料都湿淋淋的，如同一颗湿淋淋的心脏。”

这话听来很耳熟。我想起很久以前，我曾在学校里读过那本书。“我们和纳撒尼尔·霍桑其实是亲戚。”我告诉他。

“有意思。啊，是的，哈索恩。”他走到窗边，指了指田野，“我看到那边的墓地里有墓碑。霍桑是不是在缅因州住过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我承认，“我们的祖先是马萨诸塞州迁到这里的。那是将近两百年前的事了。三个男人，在冰天雪地里赶路。”

“马萨诸塞州的什么地方？”

“塞勒姆。”

“他们来这里做什么？”

“外婆说他们是为了断绝与约翰·霍索恩的亲戚关系，他们都以他为耻。这个人是女巫审判的首席法官。他们来到缅因州后，就改姓哈索恩了。”

“断绝亲戚关系？”

我耸耸肩：“大概是这样。”

“我想起来啦。”他说，“纳撒尼尔·霍桑也离开了塞勒姆，也改

了姓氏。但他的很多小说都是改编自他的家族历史。我是说，你们的家族历史。他写的都是些道德寓言故事，讲的是人们打定主意根除别人心中的邪恶，却否认自己的内心也是邪恶的。”

“其实，”我告诉他，“有这么一个传说，一个已被判处死刑的女巫站在绞刑台上，等待被执行绞刑。忽然，她说出了诅咒：‘愿上帝报复约翰·霍索恩的家人。’”

“这么说，你的家族受到了诅咒？”他高兴地说。

“也许吧。谁知道呢？外婆以前总说，哈索恩家的祖先把女巫从塞勒姆带到了这里。她一直都开着厨房和棚屋之间的门，让女巫进进出出。”

他环顾贝壳屋，说：“你怎么看，你觉得是真的吗？”

“我从没见过女巫，”我告诉他，“但我也一直开着那扇门。”

日复一日，家族史中的故事就好像生了根，代代相传。在传承的过程中，内容和意义都不断增加。我们必须学会筛选，分得清现实和猜想，辨别出哪些有可能是真的，哪些不可置信。

而据我了解，有些时候，最难以置信的故事却是真实的。